



《摹张萱捣练图》



丹青传神劳动美

五一劳动节将至，苍茫大地上，总是遍布劳动者躬身劳作的身影。在摄影摄像技术还未发明的年代，古画中那些被工笔细描或水墨氤氲的劳动者，也在绢帛上留下了永恒的劳作瞬间：渔舟唱晚的纵情舒啸，樵夫砍柴的斧斤丁丁，织女纺织的机杼声声，市集喧阗的鼎沸交响，在丹青里次第复活，劳动者以最质朴的方式诠释着生存的尊严。

耕织

“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饥。一妇不织，或受之寒。”男耕女织的生活图景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。“民以食为天”，男人扶犁耕作，春耕秋收，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；女人除了承担家务及抚养孩子之外，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养蚕缫丝，织布缝纫中，为家庭和社会提供各种御寒之衣和帷幄床帐。二者共同造就了中华文明的韧性，是华夏民族在悠长历史中安身立命的根基。

楼璩本是南宋初年的临安府於潜县令，他耗费多年心血，深入农家田间地头，向农夫织妇求教，仔细观察揣摩，精心绘制了系列《耕织图》，进献给宋高宗。在当时南宋饱受金兵焚掠、民生艰难的时代背景下，朝廷正需要劝勉耕织，恢复经济，于是，“高宗阅后，即令嘉奖，并敕翰林画院摹之”，高宗吴皇后还亲自为图卷题字。这一系列作品被称为“中国最早完整记录男耕女织的画卷”“世界首部农业科普画册”。此后，在历代朝廷政府倡导下，各州、县府中均绘制《耕织图》。到清末700余年间，各种版本的《耕织图》层出不穷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楼璩原作今已不存，现存传为元代程棨摹画的《耕织图》可能最接近楼璩作品原貌。《摹楼璩耕作图》以连环画形式记录农耕全

过程，分为浸种、耕、耙耨、耖、碌碡、布秧、淤荫、拔秧、插秧、一耘、二耘、三耘、灌溉、收刈、登场、持穗、簸扬、砻、舂碓、筛、入仓等环节，共21幅，皆以工笔白描呈现。人物姿态生动，惟妙惟肖，每幅画还都配有题诗。如“耙”图描绘农人头戴斗笠，站在耙上，一手牵牛绳，一手拿着枯竹枝，驾着牛正在耙地。配诗道：“雨笠冒宿雾，风蓑拥春寒。破块得甘露，齧膝浸微澜。泥深四蹄重，日暮两股酸。谓彼牛后人，著鞭无作难。”《摹楼璩蚕织图》则描绘了从养蚕到成衣的完整流程，共24图。其中“织”图配诗道：“青灯映帷幕，络纬鸣井阑。轧轧挥素手，风露凄已寒。辛勤度几梭，始复成一端。寄言罗绮伴，当念麻苧单”。诗句升华了图画的意境，让人更加体会到耕夫织妇的艰辛。农民们一年到头都在辛苦忙碌，这些劳动场景中饱含血汗和泪水，就如赵子俊题跋中写的：“人知求美衣甘食之奉，而不知衣食之源其艰难如此。”

唐代张萱的《捣练图》则定格了织坊内的生动场景。画面右侧，四位女子手持木杵，正在锤捣白练，以让它更加柔软。中间两位女子对坐，其中一位女子坐在地毯上，专注地理着丝线，另一位女子正拿着针线聚精会神地缝纫。画面左侧有两位女子抻平白练，中间一位女子俯身专注地熨烫，一个调皮的小女孩在白练下钻来钻去嬉戏。画家以游丝描勾勒人物衣褶，女子们的衣服有素白、石青、淡蓝、杏黄，色彩各异，对比鲜明，她们虽是在劳动，仪态却和婉柔美，使日常劳作升华成了优雅的生活美学。

渔樵

古代画家描绘的渔樵形象，身份常常不仅是辛苦劳作的底层人

民，而是带有隐者的寓意。渔夫在孤舟中垂钓，从江河浪涛中参透沉浮之道；樵夫携斧斤隐于山林，于木叶萧萧里领悟枯荣更替。“渔樵问答”的哲学母题，为文人墨客提供了精神避难所。但通过渔樵这些劳动者形象，也能窥见底层生活的真相。

明代画家吴伟的《渔夫图》，以写意笔法描绘了渔夫垂钓的形象。画中的渔夫赤足站在柳荫下，手臂上挎着鱼篓，刚刚钓起一条鱼。他一手举着钓竿，一手紧紧攥着鱼儿，耷拉的眼角和额头的皱纹显示出久经沧桑，微微翘起的嘴角，却透出有所收获的欣喜。吴伟的《樵夫图》则描绘樵夫刚刚打了两担柴，正担柴走下山坡。山石树木都在率意的挥洒中完成，颇有青藤白阳的动荡笔势，树叶像在风中翻飞。重担压弯了樵夫的腰身，但他白眼向天，有傲睨万物的神态。

这些渔樵作为劳动者，就是山水中的画眼。当许多文人画家热衷于描绘隐逸高士时，也有丹青妙手为渔夫和樵夫塑形。他们是另一种高士，脚上沾满泥土，心中没有尘滓，和自然融合得没有间隙，在风中浪中踏实而恬静地生活。

工商

市集不仅是货物集散地，更是知识与创新的发酵场。商人虽曾屈居“四民之末”，却悄然重塑着文明的形态与边界，为封闭的农耕社会注入开放的活力基因。他们肩挑货担，打破地域限制，让稻米与丝绸化为流动财富，使蜀锦遇见胡琴，让徽墨邂逅滇茶，催化出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。工匠在器物中凝聚对美的永恒追求，以精益求精的匠心，制造各种器具物事，为人们带来生活的便利和美的享受。

宋代画家张择端名作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虹桥下漕船穿梭，大街上店铺林立，街边小贩的食摊腾起热气，脚夫们推着独轮车匆匆而过。张择端以散点透视法构建市井长卷，连肉铺悬挂的肉类、药铺招牌的字迹都清晰可辨。画中商人或议价、或记账、或招揽顾客，生动展现了宋代市集的繁荣景象。每个人都在努力生活，而赋予其活力的主要是工商业者。

李嵩的《货郎图》则是宋代市井生活的微缩景观。货郎挑着货担，满载着风车、拨浪鼓、胭脂盒等各种玩具和日用杂货。一群孩子架不住各种好玩商品的诱惑，高兴地跑向跟前，缠着大人要这要那。画家精细描绘货担里琳琅满目的小商品，生动表现出它们对烂漫儿童的吸引力，将商业活动转化成了充满温情的生活叙事。

这种表现市井风情的长卷在后世层出不穷，明代仇英仿照张择端图式，重新创作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清代杨大章和谢遂分别创作的《仿宋院本金陵图》等，画中都描绘了大量的工商人物。而署名元代朱玉创作的《太平风会图》，则在长卷中不加背景，白描了470个人物，不仅有放猪牧羊的，还有卖吃食的、卖杂货的、卖笼屉的、卖筐的、卖药的、卖肉的、磨镜的，石匠在雕琢石料，木匠在锯木头，漆工在彩绘房梁……真是五行八作，形形色色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时光流逝，山河变迁，画中的石青石绿会褪色，劳动者弯腰的弧度、忙碌的姿态，却在丹青里获得永生。千年之后，我们依然能在墨色深处，听见祖先劳动时的心跳，触摸到文明传承的温度，提醒着我们：那些躬身劳作的身影，永远是人类最美的姿态。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